歷史與空間

■文：盧一心

閩南「小黃山」——靈通山

靈通岩，又叫靈通山，也稱大峰山，或大峰岩。更早之前叫大楓山，也有叫大礬山。一般文化人都知道，大凡山的名稱都是有來歷的。靈通岩也不例外，之前其叫大楓山，是因為滿山長滿楓樹而得名；還有人稱之為大礬山，是因為靈通岩的地質均為礬石結構。據了解，它是一座由上億年前的火山岩堆積而成的山峰，海拔1,287米；至於靈通岩的叫法則和明末大學者黃道周有關。黃道周在《梁峰二山賦》中稱讚大峰山其峰「三十有六，一一與黃山相似，或有過焉，無不及者。」後來在此隱居，寫下「靈應感通」四個大字，從此，大峰岩（大峰山）就改名為靈通岩，即現在所說的靈通山，自古名人與名山融為一體，在此又得到印證。

山不在高，有仙則名。水不在深，有龍則靈。靈通岩號稱「閩南第一山」，並有閩南「小黃山」之美譽，山上一定也會有「神仙」吧。是的，靈通岩不僅因其險、峻、奇而吸引人，與之結緣的歷史名人亦是不少，這些人就是山上的「神仙」。而在眾多「神仙」中，與靈通山結緣最深的無疑就是黃道周。黃道周是福建漳浦人，歷任翰林院修撰、詹事府少詹事。南明隆武時，任吏部兼兵部尚書、武英殿大學士。是明末大學者，著名理學家和抗清英雄，其從小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，對山水情有獨鍾，一生以崇尚自然為追求，相信大自然的偉力和神奇。

佛教有三境界：見山是山；見山不是山；見山還是山。靈通岩海拔高1,287米，峭岩立壁，層巒疊嶂，怪石嶙峋，「菊花引路」、「三蟲游鬥」、「仙人披被」、「三童弄獅」、「畫眉跳架」、「珠簾化雨」、「猛虎守峽」、「五鯉朝天」、「九牛拖車」等十八景，奇異瑰美，惟妙惟肖。其中最美妙的當數「珠簾化雨」，傳說黃道周20歲那年第一次爬上靈通岩，就是為了沐浴到「珠簾化雨」。當時民間有一種傳說，誰能夠得到「珠簾化雨」誰就可以考中狀元，成就一生功名。於是，就有不少學子躍躍欲試，想要去「應驗」一下，但很少有人能實現。山的神秘由此可知。

傳說當年有幸沐浴到「珠簾化雨」的人有兩個，一個就是黃道周，另一個是「跛腳進士」，名字已無考。黃道周一生功名，算是應驗。據說當年那個「跛腳進士」也沐浴到了，但不小心摔下懸崖，幸虧被絕壁處的一棵樹攔住，才大難不死，被救起後腳摔斷了，後考上進士，也算是應驗。有意思的是，時隔28年後，黃道周在官場上失意而歸，又來到了靈通山，並在山腳下開館授徒，可見他對靈通山和這裡的人確實是非常有感情的。如今，民間有關他的傳說還很多，據傳他在靈通山上隱居時，曾收服了一隻白額猛虎，這隻白額猛虎後來成為他上下山的坐騎，果然神奇飄逸。雖然這只是一種傳說，但反映了民間對黃道周的懷念，並把他神格化了，其實這也在情理之中。試想，靈通岩那麼高，四周都是懸崖絕壁，如果沒有神力，又豈是一般人所能上的？歷史傳說有時也並非完全空穴來風。

■靈通岩寺。 網上圖片

據載，黃道周在靈通岩隱居期間，大旅行家徐霞客也曾先後兩次來到靈通岩，與黃道周一起遊覽，「徐自毗陵來訪予山中，不一日輒搜奇南下。覓籃輿追之百里乃及，相將於大峰岩次」（黃道周《分闈十六韻》詩序），文中的大峰岩就是靈通岩。黃道周還寫下《賦得孤雲獨往還贈徐霞客》：「何處不仙嶠，長游已達還。猿魚新換徑，虎豹久迷關。天縱幾人逸，生扶半世間。櫂枷言語外，別寄與誰酬。」可見，徐霞客之所以成為靈通岩的不速之客，與黃道周關係很大。當然，靈通岩的神奇肯定也讓徐霞客讚嘆不已，只可惜至今還沒發現徐霞客為靈通岩所寫的文章。關於黃道周，卻還有一個謎至今未解，在他的老家漳浦縣石齋村的明誠堂裡，有一個用巨大的花崗岩建成的柌子，柌面上刻着16,384個格子和8個大小不一的圓圈，據說這就是著名的天方盤，300多年來，天方盤引無數專家前來研究，可是都無法完全解出箇中奧妙。足見黃道周在理學方面研究之深厚，令人肅然起敬。

與靈通岩結緣深厚者還有一個人，他就是開漳聖王陳元光的父親——唐歸德將軍陳政，如今陳政墓就在靈通山獅子峰頂。唐高宗總章二年（公元669年），歸德將軍陳政奉詔南下平定嘯亂，當時，福建多為狂鋒獠之地，百事待興，通過八年征戰，雖多次打退當地少數民族武裝，但大功未捷身先卒，病疫後葬於雲霄將軍山。後來有個風水先生稱歸德將軍墓穴有王者之氣，地靈鍾秀，後代子孫有九五之尊，成帝王大業。其子陳元光，即後來的「開漳聖王」，對朝廷一片赤誠，忠心耿耿，並無據邊稱王之野心，但為避嫌，主動奏章上疏，將父墓遷往新安里大峰山上（即靈通岩的獅子峰頂），山下為陳氏集居地。這就是陳政墓的由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1991年，陳政墓已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。

有意思的是，當年只因一句江湖話，陳政墓從漳浦將軍山遷到靈通岩頂，而靈通岩就這樣成為歸德將軍的安魂之所並傳之千秋萬代。這莫非也是歷史故意開的玩笑，還是冥冥中自有天意？漳浦與平和交界，算是兄弟縣，隔山相望。

層峰疊疊石千尋，老樹寒藤隔翠岑。
煙霧中分天上下，洞門斜映日浮沉。
直從鳥道聞清梵，可憐禪聲似古琴。
寄語空山舊猿鶴，何年相共守空林。

這是明東閣大學士林釬所寫的《遊靈通岩》。詩人寄語靈通山，在表達自己心境的同時，也把靈通山的幽靜和禪意都寫出來了，這就是詩人的魅力，也是文化的力量所在。其實類似這樣歷史文化名人還有不少，譬如張士良、陳天定、陳楊美等，他們都曾為靈通岩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佳話和辭章，在此不必一一列舉出來。總之，靈通岩之美，之雄奇，之險峻，絕非只是因為幾位彪炳千秋的歷史名人的緣故，好山好水從來就是文人墨客和隱士的聚居地。靈通山也是如此。

靈通山怪石嶙峋，奇峰突兀，景色奇異瑰美，時有雲霧自山谷翻滾而上，縈繞在身邊，把整個身子托起來，果然有飄飄欲仙之感。最令人興奮的還是那「珠簾化雨」的奇景。其美妙之處在於，從海拔1,287米的岩頂上垂直傾瀉而下，抬頭昂望，只見涓涓細流，飛瀑而下，繼而化成雨滴，如珠似玉，又彷彿串在一起，如珠簾掛於懸崖絕壁之處，風一吹，又飄渺不定，變幻莫測，實在很難接近。到過靈通岩的人就知道，整座靈通岩都是石頭，其雄奇的姿勢充滿雄性的力量和象徵意義，而「珠簾化雨」所構成的魔幻奇景，一剛一柔，互相纏綿，更令人想入非非，莫非大自然有意在向人類暗示些什麼？

書若蜉蝣

■文：葉輝

書太多了

如果套用呂叔湘先生的寫法，也許該這樣說吧：近日小恙休息兩天，無聊翻書，翻到呂叔湘的文集《書太多了》，就想起年前讀到當中幾篇談書的文章，心生一念，要為那些談書之文注釋一下，因書中有一些外國的人名、書名及篇名，覺得可以因書提書——這是一種心癮吧，比如當年讀宗白華的《美學散步》，也做過一些注釋，以便日後覓書。

在《書太多了》一文，呂叔湘說：他在《現代英國小品文選》讀到兩篇文章，「兩篇談的是書多為患，很有點意思」。一篇的題目就叫做《書太多了》，作者Gilbert Norwood，第二篇文章，題目就叫做《毀書》，作者G. C. Squire，兩位作者都大有來頭，可惜沒有通行的中文譯名，那就只好將Gilbert Norwood譯作基拔諾活，而G. C. Squire應為John Collings Squire，姑且譯作約翰斯奎爾。

基拔諾活生於1880年，呂叔湘之文並無提到此人的逝世年份，卒年只打了一個問號，可能是引用《現代英國小品文選》的資料吧，查此人卒於1954年，《書太多了》原文題為Too Many Books；同理，約翰斯奎爾生於1884年，卒於1958年，《毀書》原文是On Destroying Books。

呂叔湘在《買書．賣書．搬書》一文又提及約翰斯奎爾的三篇文章：《一位朋友》的原文題為A Friend，《可怕的賣書人》的原文題為A Horrible Bookseller，至於「第三篇文章談的是書房搬家」，原文應是Moving a Library；呂叔湘說三篇文章俱出自《美人魚酒店裡的生活》，原書名為Life at the Mermaid，我讀到的是多倫多大學圖書館的網上揭頁版，有短短的前言，署名G. C. S.，那正是約翰斯奎爾的原名縮寫。

在《書太多了》一文，呂叔湘有此撮譯：「薩福的詩少，但都是玫瑰花。可是如果每張桌子上都鋪滿玫瑰花，每棵行道樹上、每根路燈柱子上都掛滿了玫瑰花，走進電梯，鋪滿了玫瑰花，打開報紙，掉出來一堆玫瑰花，怎麼辦？要不了幾天就得發起一個消滅玫瑰花運動。」薩福為Sappho之譯名，她是古希臘女抒情詩人，距今二千多年了，這位女詩人寫了不少情詩、婚歌、頌神詩，故此傳說其詩都有若玫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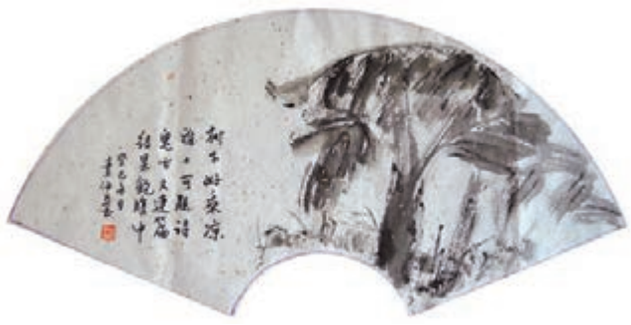
基拔諾活的原文因話提話，首先說到凱撒大帝（Julius Caesar）容許士兵焚城，殃及阿歷山大圖書館（說來倒有如秦始皇焚書坑儒），再說到如果滿街都是玫瑰花，終於會有人發動消滅玫瑰花運動，從而帶出「書太多了」的題旨。

呂叔湘的文章當然不只是撮譯，他也有看法：「這兩篇文章都從書太多了說起，都歸結為要毀掉一些書。可是理由不同：前一篇是說書多了看不過來，後一篇是說書多了沒地方擱；前一篇是替眾人着急，後一篇是為自己辯解。兩篇文章的用意也不同：前一篇評論幾種讀者的不同讀書法，後一篇刻畫一個人事涉嫌疑時的心理狀態。兩篇文章都是寓莊於諧，這是英國小品文常用的手法，有悠久的傳統。」

文藝天地

詩情畫意

趙素仲作品——詩畫人生（三十五）



樹下好乘涼
雅士可題詩
鬼古又連篇
結果飽腹中

癸巳冬日
素仲並書

家居小公園內種有蕉樹兩棵。巨大的蕉葉往往引起我很多聯想。但最後還是結了果實，成為大蕉， 以果腹最為實用。

詩意偶拾

■文：李恩維

春天

一株小草的幼芽
被節氣裡的露水弄濕
讓人心生愛憐
積雪融化的地方
花兒悄然開放
微醺的春風中
充溢泥土樸實的味道

這是春天，陽光明媚
滿地的青草鋪向天邊
綠了眼睛，多了纏綿
頭頂的鳥鳴彷彿繽紛的細雨
整個天空又高又遠

試筆

■文：馮曉玉

先生之風

我所說的「先生」不是西裝革履、出入於高端會所的商政精英，不是孔夫子牌位前、劈劈啪啪敲着戒尺的老宿儒，而是一襲青布長衫，於齋外庭前吐納珠玉之聲、吟詠風雲之色的風流雅士。

湯老師就是這樣一位先生。

先生身材高瘦，行如列子御風，泠泠然有高逸之態。無論何時何地遇見先生，他看上去總是衣着講究，目光有神，平頭短髮整齊利落，頗有魏晉名士爽朗清舉的風姿，但凡見過先生面的，便再不會忘記。

華師文學院朋友之多、交友之廣，先生是排在前列的。學生去找他，先生總是笑容滿面，一邊聆聽一邊思索，不時點頭讚許；倘是去他的私宅，在客廳中談古論今，過時不走，先生不僅不會下逐客令，還會邀至附近的館子，點上幾個小菜，邊吃邊暢談個夠。或許是因為先生專治宋代文學的緣故，日日與騷人墨客為伴，久而久之，他的言談間充滿了平和與雅致。他的聲音頗為獨特，低緩深沉，略帶沙啞卻十分悅耳，夾雜着些許方言，講課時快而不急，嚴而不利，款款而談，頗如初晨古寺中飄出的鐘聲，悠揚渾厚，響徹山谷。

先生身上，蘊含着一種儒雅仁厚的氣質，即使是對門下的弟子，先生仍舊隨和謙遜。與先生郵件往來，先生回信盡是引導和鼓勵，落款「江浩上」，對學生沒有一點架子。有次拜訪先生，談皮錫瑞《經學歷史》讀書箚記，先生從行文佈局講到遣詞造句，細大不捐，談如何做學問，更談怎樣做人。

先生愛講自己的讀書生涯。上世紀八十年代末，先生便任教於文學院，偶爾先生也會同弟子們聊起往事。也正是在先生的追憶裡，自己才知道錢鍾書先生的父親，寫出了《現代中國文學史》、《經學通志》等名著的錢基博先生，解放後一直講學於華師。而錢先生的東床快婿石聲淮先生也一直任教於文學院，直至終老。石先生不但熟讀經史，爛熟於心，且通繪畫，善鋼琴。此外，先生屢屢提及的還有博通經史、著述滿架的張舜徽先生，並言及自己曾有幸親聆張先生的授課，且一再感嘆道老爺子講授時的風采逼人。

想來長於古代文學的先生，骨子裡所欽慕的自然是那時書院式的教授方式。於看似平常沖淡的言語中，傳授給學生的不光是儒雅和淵博，也有言談舉止間的修養和藝術。而追憶裡那些潺湲不止的老輩學人的故事，與其說是師門的傳薪，不如說是對於我們的洗禮和教誨，也正是在潛移默化間領着年輕的我們，走入學術的殿堂，一瞻夫子門牆。

先生推崇范文瀾「板櫈須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寫半句空」的治學態度，強調寫作前的文獻整理工作；先生博學多覽，學術涉獵面甚廣，學生們在私下常戲稱其為「雜家」；先生做學問沒有什麼捷徑，只是老老實實，一步一個腳印，並時常告誡學生，凡是引用別人的東西，哪怕只是一句話，亦應註明出處，不可掠人之美。我們將這些諄諄教誨深刻地銘記於心並受益終身。

先生，一個稱謂，也是一種精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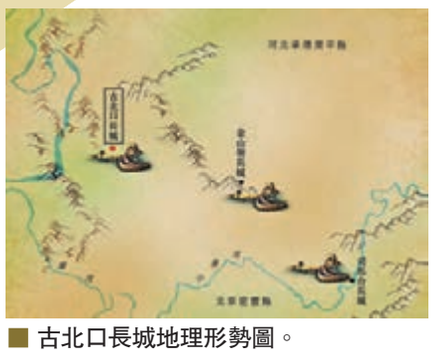
師者，傳道授業解惑也。湯先生給予學生的，不只是知識，更是生命的浸染和熏陶。幾千年來，中華民族教育之接力及薪火相傳，所依仗的便是這些謹守師道的先生們。

先生之風，山高水長。

短載

■文：董耀會

古北口外多戰事
——走過萬里長城之五


■古北口長城地理形勢圖。

今日一片平和安詳的古北口，其實是一座飽受戰火洗禮的古老關隘。古北口位於北京密雲縣北部，是燕山山脈南北交通咽喉之一。其背依盤龍、臥虎二山，南接青風、疊翠二嶺。有潮河由北向南穿關而過，潮河水把兩山分開，穿山南流，河谷只有一百多米寬。河谷的東岸到關口城下僅寬十餘米，地形之險峻，令過往行人無不發出驚歎。現在由北京通往承德的101國道就由此通過。

長城主體城牆將盤龍、臥虎二山連成一線，形成奇險。古北口原名為「虎北口」，關西南有臥虎山，關因居山北而得名。明朝推翻元朝後，明太祖朱元璋命徐達修築長城，古北口即為徐達所修建的第一批關隘之一。

古北口是燕山山地通向華北平原的一處重要關口，通過古北關南下，便直抵北京。北上穿越燕山可到承德及內蒙古草原。身處要塞的古北口，戰時是浴血廝殺的疆場，和平時期又是互通有無的集鎮。此處是北方的遊牧民族進入南方中原的重要通道，北齊時期古北口就修築了長城。明初沿北齊長城遺址的大致走向，在修建長城防禦體系時，還修建了古北口關城和相應的防禦設施。

古北口最北邊的防線是與長城主城牆相連的鐵門關，在鐵門關西是橫跨潮河的水門關。從鐵門關口向南，沿着大道直行，是古北口城的北關門。關城位於蟠龍山腳下，建於明洪武十一年（1378），城池隨山勢而建，建築物上下交錯，全城呈三角形，周長「4里310步」，在東、南、北三面開三座城門，城牆均高5米，陡峭處以山石壘成，平緩處以條石為基，青磚包砌。關城為明代古北口長城防線駐守部隊的指揮中心。明朝中後期，又對古北口長城進一步增築，整個防禦體系更為完備。古北口長城上有很多帶文字的磚，記錄了修建磚砌長城的時間，為萬曆五年到十年之間。

長城由古北口鐵門關向東西延伸到臥虎山、蟠龍山。東側的蟠龍山一端山勢雄偉，再往東則是著名的將軍樓，將軍樓威武挺立，四周開闊，居高控扼險要之地。這一段長城是北京明長城中比較堅固雄偉的一段，完整地保留了明長城建築的原汁原味。

歷史上發生在古北口的戰事很多，有資料可查的大小戰役就有138次。明史上著名的嘉靖「庚戌之變」，古北口便是其主要戰場。

從這些發生在古北口的戰事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出，長城許多時候所發揮的防禦作用也是有限的。雖然有縱深，有包抄、迂迴、運動防禦的配合，可長城這個整體性的防禦，具有很大的被動性。長城防禦戰不論在任何情況下，不論在任何時候，守軍都要固守長城陣地，所以處於被進攻方牽着鼻子打的被動地位。進攻方想打甚麼目標就打甚麼目標；想在甚麼時間發動進攻就在甚麼時間發起進攻；想以甚麼樣的方式進攻就以甚麼樣的方式進攻。防禦方只能依託長城最大限度地減少自己的損失，而無法做到依託長城給敵方造成更大的傷亡。

（節選自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：《走過萬里長城》）

■拍攝於1925年的古北口長城照片。